

中国古代 意识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刘文英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意识观念 的产生和发展

刘文英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唐继无
封面装帧 孙宝堂

中国古代意识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刘文英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淮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字数 232,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00

书号 2074·455 定价 1.75元

目 录

序	(1)
---------	-------

一、初民对意识的想象	(3)
------------------	-------

1. 原始意识观念的产生	(3)
--------------------	-------

2. 原始葬俗中的意识—灵魂观念	(9)
------------------------	-------

3. 意识—灵魂观念产生的路径	(12)
-----------------------	--------

4. 灵魂的“形象”与灵魂观念的矛盾	(17)
--------------------------	--------

二、意识概念的形成和演变	(23)
--------------------	--------

1. 灵魂	(23)
-------------	--------

2. 精神	(36)
-------------	--------

3. “心”	(43)
--------------	--------

4. 意识	(49)
-------------	--------

三、意识能不能离开人的肉体？	
----------------	--

——形神关系问题	(53)
----------------	--------

1. 《内业》篇的“形为精(神)舍”说	(54)
---------------------------	--------

2. 庄子所谓神之“丧耦”、“离形”	(56)
--------------------------	--------

3. 荀子论“形具而神生”	(60)
---------------------	--------

4. 《黄帝内经》的形神论	(63)
---------------------	--------

5. 《淮南子》和太史公的形神论	(66)
------------------------	--------

6. 桓谭的形神烛火之喻	(70)
7. 王充论“精神依倚形体”	(72)
8. 魏晋唯物主义者的形神观念	(76)
9. 《列子》的“神心独运”和《抱朴子》的“形依神立”	(78)
10. 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	(82)
11. 范缜的“形质神用”说及其伟大贡献	(88)
12. 隋唐佛学所谓形为心(神)生	(95)
13. 程朱陆王所谓“虚灵无物”	(97)
14. 宋明唯物主义的形神观念	(100)
15. 王夫之对形神关系的辩证理解	(104)

四、意识是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心物关系问题	(109)
1. 孔子的“生知”、“学知”与孟子的“不学而知”	(110)
2. 老子的“涤除玄监(鉴)”和庄子的“用心若镜”	(112)
3. 公孙龙所谓“目不见”与“神不见”	(117)
4. 墨家论知之“貌物”和“论物”	(118)
5. 《内业》篇论心之“照知万物”	(120)
6. 荀子论“知有所合”	(122)
7. 《淮南子》的镜水之喻及其不彻底性	(124)
8. 扬雄所谓神能“潜天潜地”	(126)
9. 王充对“识知”的理解	(128)
10. 何晏、郭象对意识本质的歪曲	(129)
11. 僧肇对“圣心”的分析和神化	(132)
12. 隋唐佛学所谓“心识”产生“外境”	(136)
13. 张载的“感须有物”与“以物为心”	(140)

14. 朱熹所谓“虚灵万理具足” (143)
15. 王阳明所谓“灵明充塞天地” (146)
16. 罗钦顺等对“灵明”说的批判 (148)
17. 王夫之对心物关系的辩证分析 (150)

五、感觉和思维的区别与联系

——闻见、思虑的关系问题 (157)

1. 孔子对“闻见”与“思”的研究 (153)
2. 老庄对“闻见”和“思虑”的否定 (160)
3. 孟子论“耳目之官”和“心之官” (163)
4. 墨家论“耳目之实”和“心之察辨” (165)
5. 荀子论“心有征知”和“必待五官” (166)
6. 王充论“闻见”与“心意”的结合 (170)
7. 王弼的“本末”范畴及对意识过程的探讨 (172)
8. 范缜论“痛痒之知”与“是非之虑” (174)
9. 佛学对意识和意识过程的分析 (175)
10. 张载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 (180)
11. 程朱论“豁然贯通”的意识状态 (182)
12. 陆王论“即心明理”的直觉 (186)
13. 王廷相论“思与见闻之会” (189)
14. 王夫之论见闻与心智的辩证统一 (193)

六、语言能不能充分表达人的思想?

——言意关系问题 (199)

1. 先秦时期的言意问题 (200)
2. 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辩” (209)
 - (1) “言不尽意论”的发展和演变 (209)

(2) “言尽意论”对“言不尽意论”的反驳	(218)
3. “言意之辩”的影响和余波	(223)
七、关于意识修养问题	(234)
1. 孔子的修养目标和修养方法	(234)
2. 老子“致虚守静”的修养原则	(237)
3. 庄子的“混沌”说与“坐忘”论	(239)
4. 从关尹子的“清淡”到《心术》篇的“静因”	(242)
5. 子思的“正心诚意”和孟子的“尽心知性”	(246)
6. 荀子对“虚壹而静”的辩证理解	(249)
7. 韩非的“孔窍虚”与“思虑静”	(252)
8. 《经法》的“虚静”原则和“四无”要求	(253)
9. 王弼的“忘象”和郭象的“玄冥”	(255)
10. 道教的神学意识修养论	(258)
11. 佛教的神学意识修养论	(261)
12. 程朱所谓“居敬穷理”	(264)
13. 陆王所谓“明心见性”	(268)
14. 王廷相论意识的“交相养”	(272)
15. 王夫之对中国古代意识修养论的总结	(274)
八、关于思维器官问题	(282)
1. 思维的器官是心还是脑?	(282)
2. 《内经》的“心主神明”说	(285)
3. 从“心主神明”到“脑主神明”	(289)
4. 王清任的“脑髓说”	(295)
九、关于梦的认识和探索	(299)
1. 神道主义的占梦迷信	(299)

2. 唯心主义对梦的歪曲	(306)
3. 科学和唯物主义对梦的探索	(314)
(1) 梦是不是精神离开肉体的独立活动?	(314)
(2) 梦是不是吉凶祸福的先兆?	(317)
(3) 梦同清醒的知觉有什么区别?	(322)
(4) 做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28)
甲、梦的生理病理原因	(328)
乙、梦的精神心理原因	(334)
丙、两种梦因的关系和联系	(338)
十、关于“人工智能”的猜测和预见	(348)
结语	(353)
附记	(356)

序

人为万物之灵。世间万物唯人有自觉的意识，因而人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可是，人的意识到底是什么呢？人的意识同自己的肉体是什么关系，同客观世界是什么关系？人的意识有感觉有思维，并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那感觉同思维又是什么关系，思想同语言又是什么关系？人有意识，然人怎样才能有效地发挥意识的作用呢？人为什么睡眠时还会作梦呢？人能不能用其他方法模拟自己的智能呢？凡此种种，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哲学和科学上的重大课题。

我们祖国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祖先很早就关心意识问题，并对有关意识现象的各种秘密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史上，由于意识问题本身的特殊地位，由于意识现象复杂和困难的特点，各家各派的哲学家曾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差别才能有比较，有争论才能有发展。我们祖先正是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不断地克服谬误，发现真理，发展真理，从而一步一步提高了自己对意识的认识，同时对整个人类认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现在，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无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在突飞猛进。人类对于自己意识的认识，当然也在日益前进。但是相对说来，后者较之前者则要落后得多。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考察中国古代意识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地总结我们祖先在意识问题上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这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意识论，而且对于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研究意识问题，也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并会有某种借鉴的意义。

一、初民对意识的想象

人类从其诞生之日就有意识，这是人不同于动物和优越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但是，人的意识观念，即人对自己意识的意识，却是在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出现的。根据人类学和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无论在西方和中国，各民族最初由于对自己肉体及其机能的无知，都把意识想象为灵魂，这在原始葬俗中得到集中的突出的反映。然而，原始的意识—灵魂观念，一方面把意识想象为超物质的东西，同时却又用某些物质的形象去描绘它，这种矛盾的发展，正孕育着后来意识问题上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的对立。

1. 原始意识观念的产生

自人类在地球上出现，到现在约二三百万年的时间。然而，经过漫长的“猿人”阶段，直到二十万至四万年前，在所谓“古人”或“化石智人”阶段，从他们灵魂崇拜的遗迹中，人们才看到原始人思考意识的信息。

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化石人类，是云南的元谋人。其生存时间相当于地质年代更新世的初期，距现在大约一百万年。而后，陕西的蓝田人，距现在约六十万年。举世闻名的北

京(猿)人,距现在约四五十万年。元谋人只发现两颗门齿,从其身体构造来看,可以肯定是人而不是猿。但对他们的意识状况,无法做进一步的分析。蓝田人除了一具头盖骨化石外,还有数量不多的若干石器工具。石器工具,这是原始人意识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标志。恩格斯曾经指出:“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①即使是最粗笨的石器,也是人对自然对象有意识的加工。北京人的遗物相当丰富,他们的四肢同现代人十分接近,石器工具数以万计,并知道用火和保留火种。不过,即使在北京人那里,人们也一点看不到他们当时思考意识的迹象。这种情况并不奇怪。

我们知道,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看不见,摸不着,不能直接靠感官去感知。如果说,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果木鱼兽,原始人只要靠自己的感官就可以在脑海里留下印象的话,那么,原始人要对自己的意识形成一定的观念,只有在他们的智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达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在这个阶段上,他们必须具有比较清醒的自我意识,因而才能把自己的意识作为对象来思考;他们必须有一定的概括能力,因而才能把自己的意识同别人的意识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他们还必须有相当复杂的语言,因而才能表达自己对意识的看法并同周围的人交流。可是,这样的智力从哪里来呢?当然不能是天赋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要判定北京人的智力水平,最可靠的办法,是分析他们当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0页。

时使用的工具。可以说，北京人的思想智慧都凝结在这些工具之中。或者说，这些工具是他们的已转化成物质形态的意识。北京人的石器原料多为石英、砂岩和少量的燧石以及水晶石等，这些石料是他们有意识地从数里之外选来的。但加工的办法十分笨拙，主要是用一块打击另一块。在直接打击之后，很少发现他们进行第二次加工。石器的类型和使用的分工，也不那么明显。使用这样的工具，北京人在自然面前究竟能获得多少自由呢？许多古书上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①。又说原始人群“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②，“聚生群处”^③。北京人的实际生活，可能大致就是这样。除了那些笨拙的石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还是依靠动物的本能来适应自然界。可以想见，他们的智力水平一定是很低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原始意识的特点时写道：

“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

① 见《韩非子·五蠹》。

② 见《庄子·马蹄》。

③ 见《吕氏春秋·恃君览》。

宗教)。”^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是走出动物界不久的原始人的意识。北京人虽然离开动物界已经走过了一段历史的路程，但他们所用的石器工具表明，他们同自然界的联系，他们的意识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他们能看见五光十色的自然界，他们能知道自己以外的别人和别的东西的存在。但是，他们还不能明确地把自身同自然界对立起来，他们还不可能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因而还不可能把自己和自己的意识作为对象来思考。

人类学家还分析过北京人的大脑和口型，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北京人的意识状况。蓝田人的脑量为 778 毫升，略超过现代猿类的最高脑量。北京人的平均脑量为 1059 毫升，比现代猿类的平均脑量(415 毫升)大一倍以上，但却只有现代人平均脑量(1400 毫升)的三分之二。尤其是，北京人牙齿粗壮，嘴巴前伸，没有下颏，不可能频繁地改变音节，其语言只能由一些分化极少的声音构成，连表达简单的意向也必须用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来补充。如此低下的语言能力，只能简单应付生活中彼此协调动作的需要，根本不可能进行抽象和概括，也不可能形成有联系的稳定的幻想，自然也就很难产生意识的观念了。

列宁指出：

“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了。”^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4—3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90 页。

只有随着实践的发展，当原始人在实践中逐渐地把自己同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有了比较清醒的自我意识，开始寻求各种现象的因果联系的时候，人们才有可能回过头来对自己的意识进行思考。

北京人以后的马坝人和丁村人，距现在约十万年左右。马坝人的脑量，基本上达到现代人脑量的平均值。丁村人的石器工具及其加工办法，比北京人有显著的进步。北京人的石器一般是一物多用，丁村人的石器类型规整固定，用途有明确的分工。人们发现他们已有专门用来加工石器的石砧、石锤，石器多经反复加工和修整，便于手中把握。这些有意识的加工制作活动说明，他们的智力也比北京人有显著的进步，已经越出“猿人”而进入“古人”或“化石智人”阶段。这样的实践水平和智力水平，已经有可能对意识进行思考。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早期化石智人，已有墓葬，其尸体的位置和姿势都作过有意识的安排^①，说明他们已把人自身作为思考的对象，因而对人的意识也可能有了他们的看法。不过，在马坝人和丁村人那里，这方面的遗迹还有待于发现。

在现已发现的中国原始人的化石中，山顶洞人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说明在他们的脑海里，已经形成了最初的原始的意识观念。

山顶洞人生活的时间，距现在约一万八千年左右。他们的工具水平和智力水平，在人类学上属于“新人”或晚期化石智人阶段。从他们的身高、脑量、头骨骨壳厚度及牙齿结构等

^① 参看周国兴：《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7—8页。

方面来看，同现代人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已经没有蓝田人、北京人那样粗壮的眉脊，嘴部后缩，突出的下颌和现代人也非常相似，这意味着他们的语言能力已有相当的发展。他们的工具虽然现在发现的还不多，但制作技术相当精细。各种石器除了选材、打制以外，还要经过研磨、钻孔以至着色。其中有一枚骨针，针尖锋锐、针身滑挺，显系精心刮磨而成。而针尾的打孔技术，若无复杂的智力活动，是根本没有办法的。特别是，他们把一些石珠、蚶壳、兽牙、骨管及鱼骨等，经过磨制、钻孔和着色，然后串起来戴在头上或挂在颈上。这样美化自己的装饰，有力地说明，他们已经有了清醒的和稳定的自我意识。山顶洞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实践水平和智力水平上，想象和思考自己的意识的。

山顶洞人想象和思考意识的直接证据是，他们有意识地埋葬死者，有意识地给死者放置随葬品、装饰品，有意识地给尸体撒上红色的赭石粉。山顶洞人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告诉我们，他们脑海里已产生了意识观念。但是，他们的这些遗物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的信息。有意识地埋葬死者，说明他们对死亡和死者的未来已经有某种想象和思考，说明他们头脑里已构想出一个超现实的非人间的精神世界。有意识地放置随葬品和装饰品，说明他们相信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仍然继续生活、劳动、爱美。山顶洞人所想象的离开肉体而仍继续生存、继续生活的死者，正是死者生前肉体所表现的意识。在他们看来，人的肉体所以活着而有意识，正是由于这个东西的存在；人的肉体所以死亡而丧失意识，正是由于这个东西的离去。山顶洞人的这种灵魂观念，也就是他们当时的意识观念，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至于撒上红色的赭石粉，这在德国的尼安德特人和英国的帕维兰“赭女”^①那里也有发现。据民俗学的分析，那些尚处在原始社会的民族，都认红色是生命和血液的象征，撒上赭石粉是企图给死者重新赋予生命，或者是让灵魂借以寄生。

2. 原始葬俗中的意识—灵魂观念

山顶洞人的意识—灵魂观念，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一直在延续着、发展着。这在一些地下的原始墓葬中得到集中的反映，并在一些古老的传说中、在一些尚处在早期阶段的少数民族的葬俗中得到印证。

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距现在约五千年到六千年。这一时期的墓葬，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无论单人仰身直肢葬或迁徙合葬，死者大都头朝西方。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不。一定是受着某种共同的观念的支配。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死亡就是死者原来的意识—灵魂要到另一个世界去，或象一些民族流传的那样，要回到“老家”去。^②西南许多少数民族的风俗，对死者都要举行“送魂”仪式，让死者的灵魂去同他们早已死去的祖先聚首。例如，彝族在成人死后要念《送魂经》，把死者的灵魂按一定路线送到祖先居住的地方。^③永宁纳西族则念《开路经》，并告诉死者的灵

① 因为发现的是一具女性骨架，涂了赭石粉，故名。

② 参看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卷，第50页。

③ 据《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